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周曰岐山之王陽本太王所居其後以爲周公采邑故謂之索隱曰周

公也即今之扶風
公見國語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索隱曰。鄰誕本孝作敬。及

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

至牧野

正義曰衛州即牧野之地
東北去朝歌七十三里

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

大錢召公把小錢以夾武王。豐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

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偏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

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

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下徐廣曰古書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威我先

王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

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誓。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史策祝曰安

國史為策書祝祠也鄭玄曰策周公所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

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

此可謂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索隱曰尚書負為至今旦巧能多材多藝能

王維禎曰歷敘書
篇與嚴本紀同例

按公羊氏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不以為周公主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王廉曰周公而卻二公穆下以為末可感我先王陰乃

私告三王自以為功且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以滋後世公豈其然乎予竊疑金縢非古書也余有丁曰按此古禘祀遺意乃臣子迫切之至情

王維禎曰武王病瘳未必以周公告代之故病者聞之因以解憂故生

茅坤曰敘周公佐成王事甚略按越絕書云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當是之時當賜不加於先功刑罰不加於死罪天下家

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

方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言武王用

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無隆天之降祿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

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隆天之降祿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言不救則

實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正義曰璧直類反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許

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許

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圭也孔安國曰不許不愈謂疾瘳待命

史策告太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

吉孔安國曰周公喜開籒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籒藏占北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

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

此也白茲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絀之以金不欲人開也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

被也小兒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

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故言於國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

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正義曰辟音避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季文王

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給人以足不參茂
美使人以時說
之以禮上順天
地澤及夷狄
按荀子述周公
成伯禽云吾所
執賢而見者十
人還賢而相見
者三十人貌執
之士百有餘人
欲言而請事
者十有餘人又
曰仰祿之士猶
可驕也正身之
士不可驕也
余有丁曰按此
是成王疑周公
不宜置於此
按乃為詩至訓
周公十七字宜
為之若此句下
成王宗沐曰撫
成之運者有微
之防居極隆之
者有降之慮故
嘗觀之成王繼
悲彼家難幼君
下稼穡未知且
有修心焉公所
陳先逸也二叔
諒其精白之心
流

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

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

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

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索隱曰尚書作畝此為母義亦通○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

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字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索隱曰魯

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鴝鵒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鴝鵒毛傳

曰鴝鵒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字徐廣曰訓一作誥○索隱曰尚書作誥誥讓也此作訓成

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

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朝不以遠為父

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縣東臨豐水

東去鎬也○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羊傳曰

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

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

鄭玄曰周公攝正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及七年後還

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徐廣曰躬躬謹敬貌也見三初成王少時病周公

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

言以問上下之交
東征綏輯猶頑民
賦或懼亂公初為
雪上古之制相沿
為野鑒其所未備
雖魚鼈鳥獸猶將
經之使有成理公
所為序周官也是
其勞勞之心雖非
疑忌禍福之間而
公所以任天下之
重開太平以心王
室者固有不容自
違者矣蓋易曰終
日乾乾則公之心
天則公之心夫
邵賀曰周公辟流
言蓋嘗居東矣魯
公封也不之魯而
乃之楚乎他日公
病將沒必曰葬我
成周明不敢寓王
也而此曰辟諸奔
楚何居楚夷狄之
國也周公且膺之
而忍一朝居耶
按離尚書理也
言和順當理也
先緒曰按其民
皆可誅周多士
八字疑衍考之

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
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金勝
事人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成王發
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母逸母逸
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
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故中
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正義曰武丁也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行之久
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作其即位乃
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嚙三言乃謹鄭玄
喜悅也言乃喜悅則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
民臣望其言久矣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謹鄭玄
非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云五其在祖甲孔安國曰鄭玄云祖甲湯孫太甲也
也索隱曰按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不義
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不義
不義之禍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
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子外
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故祖甲饗
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
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
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是不暇食饗國

尚書之且意

王維禱曰文王日

中具三句是無逸

篇大抵太史公引

四書多更其文而

此皆以享國言故

撮其辭如此

即實曰葬人之終

事也周公然且謹

之而況其生哉于

成周臣道也成王

不敢當則可以易

之于畢子道也舍

臣通而就子道周

公其恩矣夫

楊慎曰此即金縢

五十年作此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

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

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

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

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言周

蓋由史遷不見古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文尚書故謬爾

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泣者問審然否也

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問審然否也史百執事

繆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

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正義曰孔安王改過自新遣使者逆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王孔二說非也按言成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

禮亦當宜之故成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反風起未明郊天之是也馬融曰反風出郊天反雨不風也

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起木也駟案馬融曰乃無所失

也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祭文王得祖天子鄭玄

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按考要云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周禮
也成王尊魯故
命魯亦得郊祭
文王魯郊見于
春秋及頌所謂
皇皇后帝皇祖

陽曰茅一一作第又作夷世本
 公從魯宋忠曰今魯國
 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隱曰世本名圉
 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濇

后稷是也魯祭

文王事不經見

按考要云淮南

周公問何以治

齊曰舉賢而上

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篡弑之臣

周公始封太公

問何以治魯曰

尊賢而親親太

公曰後世愛弱

矣蓋始封未報

政也

光緒曰自古喪

師每因剽掠失

部伍為敵所乘

故逸臣妾適亡

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曰世本作微公。索隱曰系本潰作弗音沸。魏公
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索隱曰系本作厲公。索隱曰系本潰作弗音沸。魏公
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敞云五十年。皇甫謚云三十六年。子真公湣立。索隱曰真音慎。本亦作慎。公
本作擊。或作瞞。音匹位。反鄒謚本作慎。公湣也。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
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欽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正義曰許
義反。又音許。西廟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
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
立。韋昭曰。令不行。而不順。民將弃上。韋昭曰。使長事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
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教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
韋昭曰。言先王立長。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誅之。命將壅塞。不行也。韋昭曰。誅之。誅王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
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誅之。誅王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
歸而卒。徐廣曰。劉敞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正義曰。伯我與
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
公子能道順諸侯者。徐廣曰。順一作訓。正義曰。穆仲仲山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謚也。魯叔
孫穆子謂魯懿公弟稱。正義曰。肅恭明神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
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政其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增屠隆曰將有所壅即上之犯王命而不從也諫王命乃自出今而自誅之也俱在今王上說註非王維禎曰仲山父之言信矣

按穀梁氏云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羊坤曰隱公於此當異以處之法言

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皇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

隱曰系本作弗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皇年表作弗生

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索隱曰隱公名息姑初惠公

適夫人無子正義曰適音的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索隱曰左傳宋武公生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

妻之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通左氏文亦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說難信亦生子允徐廣曰一作元五忽反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

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

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枋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枋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

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

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

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

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杜預

曰社圃館于蕞氏服虔曰館舍也揮使人弑隱公子為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

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虞信曰鄭以枋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

當異以處之法言

羊坤曰隱公於此當異以處之法言

則揮懼矣

金履祥曰鄭以移

田易許田其請反

矣至是魯桓公立

修好于鄭而鄭要

之以許為棄之會

且加璧焉於是卒

與許田矣蓋鄭以

貪易許而桓以錢

賂鄭也

又曰魯桓與揮執

隱而為君桓桓許

于鄭成婚于齊所

以求援於大國者

為謀亦至矣而桓

之所以自隕者平

以美氏人力不可

以勝天也如此矣

田汝成曰魯欲納

子糾於齊後桓公

一句何等該括

王維禎曰施伯可

謂知人矣

按公羊氏云要

盟可犯而桓公

不欺曹子可仇

而桓公不怒桓

公之信著乎天

下自柯之盟始

按生子班左氏

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

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

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

曰為公設公設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

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

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

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正義曰施伯魯惠公孫齊欲得管仲非殺

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索隱曰屍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

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

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

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堂氏賈逵曰堂氏魯大夫任姓見孟

女賈逵曰堂氏之女索隱曰左傳云初公築臺臨堂氏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

盟服虔曰割其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園人犖自牆外與梁

氏女戲服虔曰閭人掌養馬者犖其班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五

茅坤曰次廢奪之
際甚明

王世貞曰季友之
置牙後也以厚也
其立孟氏何居周
公復蔡不復管
金履祥曰按魯自
隱公將與其弟桓
而桓公哉之以立
卒為文姜所謀見
殺于齊其子莊公
又婚于齊哀姜卒
與叔牙慶父亂殺
般弑閔叔牙慶父
皆不得良死禍猶
未已而叔孫孟孫
季孫三家者自是
立其後魯自是分
而桓公子孫卒不
自相容也不弟不
忠不孝之報其禍
如此夫

可鞭而置也。班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正義曰：娣，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班。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班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正義曰：鍼，巫氏也。魯大，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也。一曰：運日鳥。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班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正義曰：未至公宮止於舅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弟季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班於黨氏。季友犖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曰：系本名曰湣，今此作開，避漢景帝諱耳。春秋作閔公也。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正義曰：齮，魚荷反。閔音韋。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湣公之弟名曰申，成季相之。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勿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

御經邦曰予觀季友之事所謂坎有險求小得未能明乎大義者也亦定公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死救夫邪小國也尚能斷斯獄豈有大國而不聞者哉此義不明于是復有殺惡及視之相踵也禍亂之相踵也

按三家之始孟為慶父後叔高叔牙後季為季友後

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

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

之臣。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

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

今作費同音秘按費在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邑賈言二邑非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索隱曰鄆

地理志云東海費縣班固云魯季氏邑蓋尚書費誓即是其地。季友為相九年晉里

克殺其君奚齊卓子。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索隱曰晉地立

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

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

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橋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埋

其首于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也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初

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司徒皇父

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晉之滅路。在魯宣公獲喬

如弟楚如。齊惠公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按年表

公之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鄭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十五年季文

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索隱曰此哀非謚蓋以

姜之哀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

仲公子遂

田汝成曰東門遂廢適立庶魯亂之萌也

黃震曰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君子謂其廉忠然私室日強公室之卑自若也愚謂行父能自毀城郭去兵甲退安臣子

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

服虔曰叔仲惠伯

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

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

立庶

正義曰適音的

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

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

一作

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

服虔曰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

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

取我隆

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夏公與晉卻克敗齊頃公於鞏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

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

成公送葬

魯諱之索隱曰經不書其葬唯言公如晉是諱之

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

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

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

服虔曰宣伯叔孫焉如

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

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

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

金玉以相三君

索隱曰宣成襄也

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

衛

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

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索隱曰征謂起徒役也武子為三軍故一卿主一軍之征

之分如孔子之所
以謀魯則身為卿
相雖委在常馬食
無害也
按以相三君句
在三無句下是
倒敘文法而以
君子曰一句結
之敘事中議論
也

按淮南子云禍
之所從來者始

賦

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正義曰

靈王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魯平七年吳諸樊十年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

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

卒左傳曰毀也○索隱曰左傳云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為君徐廣曰稠一作招服虔

也索隱曰系本作稠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心穆叔不欲立

徐廣作招招音紹也索隱曰魯大夫叔孫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年鈞擇賢義

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今稠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

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

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耻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

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年賜昭公寶器已

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實全可以為劍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

曲之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

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耻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索隱曰

亦然左傳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鸛鵒來巢周禮曰鸛鵒不踰

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謡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鸛鵒來巢公

在乾侯鸛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邱氏鬪鸛徐廣曰邱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杜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七

子鶴足及其大也至于亡社稷

雞 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樹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室邱氏 邱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鉈距 季平子

怒而侵邱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 邱昭伯亦怒平子索隱曰系本昭伯名惡 臧昭

伯之弟會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 索隱曰系本臧會臧 偽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

因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臧邱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

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

城待罪也大沂水請囚於鄆弗許服虔曰鄆請以五乘亡弗許 服虔曰言五乘

駒曰索隱曰魯大夫仲孫氏 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邱

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 亦殺邱昭伯邱

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

待君子家曰奔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

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

伐魯取鄆賈逵曰魯邑 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

齋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十六斗為庾五千庾八萬斗 索隱曰

子將作子將言於齊侯曰群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 宋元公為魯如魯求

內之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索隱曰昭子名 不知天棄魯

王維翰曰子將受謀大策者潛慮而密

按邱昭伯為公使蓋時方以昭公伐季氏之命告孟孫故在孟孫所也

汝實許乃為言無
內貽公令無受魯
賂可笑哉

王維禎曰童謠驗
矣

凌約言曰新米夷
誑百夷皆以禮之
功故曰以禮衛人
甚于城郭

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

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

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

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

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服虔曰：史墨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

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於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

立庶。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索隱曰：系本魯君於是失國。政

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

車服名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

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

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九年，魯伐陽虎。陽

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

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

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

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十五年，定公卒。子將

增焦氏類林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羊謀羞也金履祥曰不覺於其位猶遁死也雖謂之不殺于魯亦可也經世書二公作難試其君底公蓋謀心之法不裁而實裁也許應元曰細聞魯三家之僭強皆自伯禽用天子之禮始孔子謂其因襲之弊信哉

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木將亦作將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

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誅之吳王曰我

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

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

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

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

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

隙也公游於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索隱曰一本作衛非曰請問余及死乎

杜預曰問已可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

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謚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

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歷譜合而反

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謚云元辛亥終辛未

子顯立是為穆公索隱曰系木顯作不行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謚云元壬申終甲辰

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乙巳終丙寅

子屯立是為康公索隱曰屯音偃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丙子終甲辰

子叔丁卯終乙亥